

世紀遺音 杜煥憶往

項羽被困垓下，十面埋伏

四面楚歌，烏騅不前的故事娓娓道來；項羽絕望之餘，與虞姬痛飲，姬奪

民間失明藝人，內地有擅長二胡、琵琶的「瞎子阿炳」華彥鈞及孫文明，台灣有用月琴伴唱恒春民謠的陳達，而香港則有唱南音的杜煥醫師。

對於廣東南音，我依稀的記憶是童年時杜煥醫師在電台每日下午的廣播。印象最深的曲目是《七屍八命、火燒石室》、梁天來慘絕人寰的悲劇，故今日當人說「慘過梁天來」時，尚大概明其所指。當年南音給我的感覺是一種荒遠悲涼的歌聲。此外便是在懸掛八號風球的日子，天未亮的晨早風暴消息後的廣播，便是杜煥的南音演唱。在慶幸不用上課的喜悅中，杜煥頗帶滄桑的歌聲逐漸成了我們童年聽覺回憶的一部分。

杜煥的南音真正走進我的生活，是在北愛的貝爾發斯市。二十四年前，時正隆冬，雨雪霏霏，陪伴我度過孤寂寂寞晚上的，就是杜煥的《霸王別姬》。杜煥以一人之歌聲，把楚王

寶劍，割向自己喉咽。杜煥聲情並茂的演唱，情真意切，催人淚下！其歌聲所帶出的深情、

慘烈與暴力，真箇叫人吊膽肝離！那個血腥慘烈的場面，至今仍縈迴在耳！他一揮手，古箏便造就了千軍萬馬的效果。而其拍檔何臣的椰胡，緊貼杜煥的每一個拖腔，穿插兜答於古箏的每一個過門，二人合作之天衣無縫，藝術水平之高，令人讚嘆不已。杜煥自彈自唱兼打板，獨步天下；而在感情的投入及藝術上的揮灑自如，比諸今日諸家，杜煥仍毫不遜色。

去年五月，有緣為中國音樂資料館監製了杜煥地水南音精選CD《訴衷情》，其中收錄了他的《男燒衣》、《女燒衣》（即《老舉問米》）、《客途秋恨》、《嘆五更》及《霸王別姬》等曲（全杜煥一人獨唱）。這些杜煥的錄音是美國匹茲堡大學樂鴻曾教授一九七五在香港上環富隆茶樓錄下的。在電台的演唱錄音所存不多，更珍貴者，是這杜煥自彈自唱自打板，自演身世的這六張CD，名為《失明人憶往》，實為杜煥自傳。他從一個失明人的角度，把他當年自廣州到香港的社會所聞，用音樂表達出來，與他在電台唱新聞實異曲同工。這世紀的遺音，亦是香港社會及文化史的一個縮影。



杜煥

今日，南音已鮮聞於市，偶現於流行文化中（如電影），亦僅充作逝去年代的音響標記，雖仍隱約存於部分香港人的聽覺回憶中。要重構昔日的演出場合（妓院及煙館）亦不切實際。作為本港傳統音樂的一個類別，



上環富隆茶樓

南音自有其音樂、文化、歷史及社會價值。今日要在音樂上延續下去，聽眾及唱者的需求明顯不足。目前雖未成絕響，但唱者與聽者均有後繼乏人之憂。若這六張杜煥自述的世紀絕唱能喚起港人對自身歷史文化的關注，故所願也。哪怕是上世紀遺音於今的霎然偶現，亦為後代記存了點先輩聲貌，不枉杜煥一生的坎坷！

按 《憶往》唱片發布會明晚七時半在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舉行，中國音樂資料館邀來區均祥、吳詠梅及唐小燕等演唱經典南音名曲，並由阮兆輝即席演唱《憶往》選段。

余少華